《〈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读书笔记

1. 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批注：

马克思在本段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迷信宗教的本源，也指出了斗争宗教对象的实质——斗争逃避、虚幻的精神慰藉，一个沉溺在幻想之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引出了下文。

1.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批注：

人民对宗教的依恋源于现实生活的不幸。宗教不是民众沉沦低迷的原因，因此除了宗教，被消灭的对象还应当是造成民众迷信宗教的环境——尘世苦难。而从根本上对抗苦难则需要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的革新。

1.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批注：

提出了一个哲学任务，即消灭虚幻缥缈的幻想后，应当确立着眼现实的真理，同时应当开始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对法和政治的批判。与宗教不同的是，法与政治是唯物主义的，不具有神圣性，批判法与政治是对社会表现和形式的批判。

1.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

批注：

马克思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时代错乱”。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是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的——法国早在1789年就已完成了共和制的革命，而数十年后的德国依旧处在陈旧的封建制当中，即使对这个制度全盘否定，也赶不上现代国家的现行社会制度，极言德国社会制度的落后，为之后提出制度革命蓄势。

1. 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批注：

毫不隐晦地对德国旧制度发起进攻。马克思用“批判”这个词替代了“否定”，以此充分体现了深刻的逻辑内涵——对旧制度进攻的过程不是纸上谈兵的臆想（头脑的激情），而是深思熟虑的出击（激情的头脑）；不是为了剖析封建制腐朽的内涵，不是为了纠正旧制度的失误，不是为了辩驳式的改革，马克思对旧制度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认为德国的斗争需要“一剑封喉”，即从根本上对德国的制度进行革命，将一切腐朽抹杀。

1. 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批注：

揭露了德国民众悲惨的现状，同时指出实现革命需要让德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悲惨，从而毅然决然地在沉默中爆发。这场革命已经是历史必然的，德国人民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

1. 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批注：

马克思在文中第二次提到“时代错乱”。这次他不拘于阐述“错乱”的概念，而是揭露了旧制度的变态心理。说明了旧制度只是在苟延残喘，迎接它的是历史必然下的毁灭，当下的挣扎只是为了保取“完尸”。

1. 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

批注：

这里是马克思隐晦地第三次提到“时代错乱”的问题。德国的政治制度落后腐朽，远远不能称得上“现代政治社会”，批判现代社会不能代表批判德国社会，因此如果脱离了德国现实，而对现代政治社会批判，那么这个批判是无法立足的。用垄断的例子说明德国的现实与时代是不符的，因此必须因地制宜，不可照搬照抄国外的处理方案。

1. 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

批注：

马克思第四次阐述了“时代错乱”的问题。这其中存在一个对比——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领先于世界，但政治制度却完全落后，这两者是一个矛盾的关系。这要求德国人民必须积极对旧制度进行革命，要追求自己哲学中对国家和法的概念。

1. 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批注：

实践政治派的主张是正当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当代德国哲学是远高于德国的法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但德国的现状使得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根本无法“落地”，现实和思想存在差距，就无法阻止哲学在德国人的头脑中继续萌发，就无法消灭哲学。

1. 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批注：

德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但是现状是残酷的。哲学不可以是空想主义，不源于现实的哲学终究会是失败的。哲学成为现实不仅仅取决于思考的丰富，更取决于社会现实是否支持其“生根发芽”。所以在当时的德国，“不作为”一定不能使哲学变为现实。

1. 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

批注：

进一步阐述了德国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上的先进性。通过“完成”和“未完成”的对比，使得德国现状和德国哲学的对比更加明显。同时强调了德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阐明了德国革命可以成功的原因。

1.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批注：

对旧制度的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用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充分发动群众，激发人民的热情，以哲学指导广大民众掀起革命的浪潮。

1.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批注：

德国的革命必须大刀阔斧，敢于斩断一切阻碍力量。纯政治性的革命是不现实的，唯有无差别攻击一切反革命势力，才有可能实现德国人的解放。

1.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批注：

彻底革命的社会需要一个代表了普遍人民利益的阶级来领导，它能激发起普遍民众的狂热，是社会的主要构成。他们是烈火，把一切旧制度烧为灰烬；他们是唯一的光，领导着不同阶级放下内部的斗争，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1. 在德国则相反，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批注：

直率地抨击了德国现实生活的现状，并为德国革命指出了革命的必要前提——受到压迫，出于对物质和地位的需要的忍无可忍。我为德国当时的状态感到熟悉，或许正如解放前的旧中国，麻木的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双匮乏，唯有出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才能让腐朽的国人燃起新生的勇气。

1. 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批注：

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中最容易受到压迫的阶级，也是亟待解放的阶级，他们感受着所有阶级所受到的不公，却不能享有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权；历史上没有为他们发声的先例，只能求助于自己。唯有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使得自己从被压迫剥削的困局中解脱，他们要解决自己所受到的不公，等同于消除几乎所有阶级所受到的不公，让几乎所有阶级享受同样的权利，这样才能拯救整个德国社会。

1.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批注：

理论唯有通过掌握群众力量，才能变成物质武器，哲学通过发展无产阶级可以使得自己的理论得以实践，使得束缚德国多年的旧制度得到完全毁灭。而无产阶级通过将当代哲学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让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目标，才能使自己的物质武器更加强大尖锐。这二者之间的化学反应将是剧烈的，惊天动地的。唯有如此，德国才能实现完全革命，才能将受到压迫的德国人民真正解放成为具有权利和能力的人。

1. 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批注：

德国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一场推翻一切旧制度、旧阶级的换血。他们需要解救被压迫在最底层的民众，使得每一个正在受到剥削迫害的德国人都真正拥有被称得上人的能力。这次革命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目的、有意识、有群众基础的——它的指导思想一定是当代哲学，而它的核心阶级一定是无产阶级。在这种攻势下，德国的旧世界一定会被打碎，新时代一定不会遥远。

1.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批注：

无产阶级的存在事实上是社会不完备的体现，各个阶级之间不应当有高下之分。哲学如果想要成为现实，一定要让无产阶级得以消亡——即产生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但如果无产阶级不积极实践哲学思想，也不可能让时代进步，从而消除无产阶级，加入全新的世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读书报告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对黑格尔从赞同到怀疑再到批判的结晶，是他从崇拜巨人到超越巨人的里程碑。在导言中，马克思并没有开门见山地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而是步步紧逼，逻辑清晰地为读者呈现着严谨的思维过程——从对宗教批判，到对法、政治的批判，最后引申出对革命的思考。

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尽管对德国宗教的批判基本已经结束，但我认为结束的只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宗教对德国人民的影响仍未消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们通过虚幻的宗教，试图掩饰生活中的苦难，不思进取地沉默于旧制度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是正确的，对宗教的批判不可以停止脚步，批判宗教已经不仅仅是批判它本身，更是对苦难生活的批判，是对旧制度的批判。只有打碎这个虚拟的幻境，民众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在“人”的问题上，才能真正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宗教是“具有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我认为宗教是通过塑造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并赋予其无可辩驳的神圣性质，使得人们将几乎一切磨难归为“神的惩罚”，从而淡化甚至抹除“人”本身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推卸生活失败的责任，这是人民消极逃避映射出的异化。而旧制度下的法与政治形态是其人民的另一种自我异化，但它本身是和现实相接轨的，故不具有神圣的形象。不过，无论是否具有神圣形象，这些自我异化都应当遭到批判，都应当被消灭。

此后对法和政治的批判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德国是“时代错乱”的——德国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甚至引领着其他国家的改革发展；但其法治发展、政治制度、国家经济等发展水平可以说是完全与时代脱轨的，在这种矛盾中，德国变成了“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仅仅哲学精神上的富足无法转换为现实生活中的发展，于是马克思震声批判，呼吁拯救羸弱的德国。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对德国旧制度的批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需要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它不是头脑一热的冲动，不是“想想而已”，而是一个又一个有志之士的慷慨冲锋；它不会剖析旧制度的短处以便于改良它，它不会坐下来与旧制度谈判，它是为了从根本上绞杀这个制度，粉碎它、抹除它。这不是“左”的激进，而是在旧制度僵化拖沓的最后时期，需要一次重量级的变革。

德国旧制度的苟延残喘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愉快的结局，它注定是需要被消灭的，但是这个结局注定不像统治者所预料的那样愉快。德国注定会有一场革命，但当下的各种群体都无法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权利，没有一个阶级可以领导这场革命。唯有这场革命的主体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新制度才能代表广大群众，才能公平公正。

无产者的革命不仅仅是对德国的改良，更是对自己的救赎。在封建专制的牢笼中，无产者丧失了被称为“人”的特征，没有尊严、没有权利、没有地位，他们受到的不公正是所有阶级不公正的总和。他们的运动不是追求特权，而是追求平权，他们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以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誓将旧制度埋葬在人民的海洋中；在这场革命中，他们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人权，真正被称为一个“人”。

读完整篇文章，只觉得情绪激愤，备受鼓舞，也终于真正理解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民国时期的黑暗年代，不正是马克思笔下1843年的德国吗？当时的中国不也将无产阶级革命以外所有的可能性都尝试了吗？我想，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被统治阶级、侵略者剥削折磨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们，才能放下彼此间的斗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打破一切枷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